

## 第一章 有病就得治

端坐在椅子上的肅穆男人繃不住面皮，放下茶盞，掩嘴劇烈咳嗽。

對面正襟危坐的少女見狀，忙小心翼翼問：「陛下怎麼了？」

男人的表情有些奇怪，一雙犀利眼眸不動聲色打量她，彷彿要把她的五臟六腑都窺探個透。

那強大的審視氣場好似判官一般把少女唬住了，立馬跪到地上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頭頂上的視線才收了回去。

上個月溫淑妃進宮，不到半月就染上風寒臥病在床，直至今日才大好。

周瑾行剛下朝會就過來探望，只為堵溫家的嘴，結果才坐下吃了兩口茶就聽到奇怪女聲，那女聲稚嫩，分明就是淑妃的聲音。

「謝謝，我對目前這份新職業非常滿意。」

「不用付房貸，不用超時加班，月俸按時到帳，老闆長得帥，還不經常來巡視。」

「這簡直就是天掉餡餅！」

「我跟你說，這種男人比我大了近一輪，又是個勞碌命，多半死得早。」

「只要我能苟，比他活得久，往後混個太妃什麼的養老也不錯……」

直到他的嗆咳聲猝不及防響起，這才打斷了耳中呱噪的女聲。

但怪異的是方才她根本就沒有說話，聲音從何而來？周瑾行壓下心中的震驚，默默地從袖袋裡取出方帕拭去唇角茶漬。

青年帝王素來冷峻，棺材臉是他的標配，跪在地上的少女顯然被他唬得不輕，心中忍不住吐槽——

「馬的，嚇死老娘了！」

「伴君如伴虎，古人誠不欺我！」

這道女聲再一次闖入耳中，周瑾行微微停頓手上動作，神經質地觀察少女的表情，還以為是自己幻聽。

心下越發覺得困惑，他再也沒心思坐下去了，起身道：「淑妃身子還未痊癒，且將養著吧。」

溫顏鬆了口氣，忙恭送大佛離去。

周瑾行背著手，邁開長腿離開長春宮，哪曉得消失的女聲再次突兀響起——

「明天老闆不會再來巡視了吧？」

「那張臉臭得像祖墳被刨了一樣，誰伺候得起呀！」

走到門口的高大身形猛地頓了頓，周瑾行抽了抽嘴角，忽地扭頭看向身後的女人，溫顏還是那副慫包模樣，乖巧得像隻兔子。

周瑾行心中忍不住腹誹：老闆是什麼鬼？那黃毛丫頭莫不是一場高熱把腦子燒壞了，盡胡言亂語！

外頭的內侍黃文勝見他出來，忙迎上前，畢恭畢敬道：「陛下。」

周瑾行陰陽怪氣地看他，「你方才可曾聽到過什麼？」

黃文勝茫然搖頭。

周瑾行揣著狐疑不再多問，乘坐步輦回乾政殿辦理公務。

路上周瑾行心中很不痛快，溫家祖上三代都幹御史，一張破嘴又毒又利，連魚池裡養的錦鯉都能氣死。

如今納進宮來的這個么女也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居然敢說他是個勞碌命，多半死得早，並且還嫌他年紀大！

這才進宮多少天，就開始盼著死男人熬成太妃養老啦，簡直豈有此理！

周瑾行越想越不爽，一張俊臉臭得連刀都砍不進。

回到乾政殿後他憋著一肚子邪火鬼使神差地去了偏殿，行至衣冠鏡前，打量銅鏡中的自己。

鏡中男兒身量高挑偉岸，頭戴襖頭，身穿金絲繡的龍紋祥雲月白袍衫，腰束九環帶，腳蹬六合靴，通身都是貴氣凜然。

他是大梁天子，七歲登基，在位十九年裡內震朝綱，外懾異族，政績斐然，是天神一般的存在。

黃文勝意識到自家主子不大對勁，上前試探問：「陛下怎麼了？」

周瑾行回過神，用餘光瞥他道：「朕，是不是老了？」

黃文勝的求生慾極強，立馬拿出下屬的職業操守，「陛下英武神俊，正值壯年，好似東升的旭日，誰敢說老？」

這馬屁拍得甚好，周瑾行很是受用。

他居高臨下睥睨銅鏡中的人，長眉入鬢，丹鳳眼極具神韻，鼻梁英挺，薄唇略顯寡情，臉部輪廓分明，下顎線條流暢，喉結凸出，頗有幾分撩人的小性感。

周瑾行很滿意自己的帝王形象。

他像一隻驕傲的花孔雀自我欣賞了良久，才暫且忘了方才在長春宮聽到的那些大逆不道之言。

重新整理心情坐到案桌前，大梁天子拿起奏摺，開啟了他十年如一日的枯燥日常，稍後黃文勝按慣例奉上天子常飲的茶水。

周瑾行埋首於小山一樣的奏摺中，頭也不抬地接過，送到嘴邊時卻忽地頓住。

見他盯著茶水不說話，黃文勝還以為哪裡不妥。

周瑾行沉默了良久才放下那盞茶湯，吩咐道：「去換盞茶來。」

黃文勝：「……」

周瑾行乾咳一聲，一本正經道：「換盞枸杞養生茶來。」

黃文勝心中雖困惑，還是命錢嬪嬪去準備枸杞茶。

枸杞養精益氣，有延緩衰老的功效，養生最是適宜。

周瑾行自視甚高，又愛臭美，特別注意個人形象。

方才去長春宮令他備受打擊，想到溫淑妃腹誹的言語，錢嬪嬪呈上來的枸杞茶被他一飲而盡，面無表情咀嚼著略微甘甜的枸杞，周瑾行恨恨地想著，溫家女想熬死他做太妃，作夢！

再次沉浸在繁瑣的奏摺裡批閱了半個多時辰，大梁天子才稍稍歇了會兒，殿內一片寂靜，靜得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。

周瑾行越想越覺得長春宮裡藏著古怪，當時黃文勝就守在門口，倘若溫淑妃真說了那些離經叛道的言語，黃文勝只怕早就嚇癱了，可是他的反應看不出異常來。

難道是自己出了毛病，生出幻聽？

周瑾行胡思亂想，有些坐不住了，索性命黃文勝差人去太醫院把曹院使尋來。

沒過多久，年邁的曹院使前來拜見，周瑾行問起長春宮淑妃的病情。

曹院使答道：「回陛下的話，淑妃娘娘現已無礙，只是體虛，待多靜養些時日便可康健。」

周瑾行點頭，試探問：「前些日淑妃高熱不退，她的……」說罷指了指自己的腦袋。

曹院使愣了愣，應道：「陛下只管寬心，淑妃娘娘頭腦清醒，並無大礙。」

周瑾行輕輕的「哦」了一聲，忽地朝他招手。

曹院使困惑走上前。

周瑾行神經質道：「你替朕診脈瞧瞧，朕好像有病。」

曹院使：「……」

一旁的黃文勝委實被嚇了一跳，主子好端端的，哪來的病？

曹院使不敢耽擱，忙取來脈枕替天子診脈。

脈象平和，並無異常。

中醫講求望聞問切，觀天子面色，紅潤健康，精氣神也不錯，聽其聲息，跟常人無異。

曹院使捋鬚子，好奇道：「陛下脈象平穩，並無異常，龍體可有不適之處？」

周瑾行遣退閒雜人等，同曹院使說道：「朕今日忽然聽到了一些奇怪的聲音。」

曹院使：「……」

周瑾行道：「朕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耳妄聞。」

此話一出，曹院使被嚇了一跳。

所謂耳妄聞，也就是黃帝內經裡提到的癲狂，耳中出現幻聽是非常嚴重的病症，曹院使忙細細詢問了一番。

周瑾行一一作答，他素來不信鬼神，以往去長春宮都不像今日這般，只當是自己出現幻聽。有病就得治。

在大梁天子懷疑自己生出毛病時，另一邊的溫顏則像沒長骨頭似的歪倒在軟榻上。

她是穿越來的，才穿過來沒多久，之前在網路公司加班猝死，社畜福報！

一睜眼就變成了同名同姓的溫淑妃。

前陣子倒春寒來得猛烈，原身不慎染上風寒發起高熱，小身板沒扛得住，她稀裡糊塗接手了這具身子，後來才逐漸摸清楚自己的處境。

原身的娘家祖上都是幹的御史。

她爹三品大員，朝廷裡實缺的職務，只要她不作死，日子肯定過得舒坦。

雖說這裡沒有現代方便，但有幾百坪的宮殿住所，專用小廚房，還有十多名宮女太監伺候，衣來伸手飯來張口，不用付房貸，不用加班，每月還有工資領。

想起前半生為了巴掌大的房子在網路公司捲生捲死，溫顏只覺不值，今生她只想鹹魚躺平，換一種活法好好疼愛自己。

偏偏系統 009 很沒眼力見兒，再一次找上門，慫恿她綁定「HR 人才選拔系統」開啟主線任務。

溫顏已經拒絕數次。

她並不知道先前跟系統之間的養老對話已經被大梁天子旁聽了去，更不知道那些話對大梁天子造成了多麼大的衝擊。

現在系統 009 又一次嘗試跟她進行腦內對話，說道：「宿主，我覺得妳很有必要弄清楚原身進宮的緣由，再決定要不要跟我綁定做任務。」

溫顏翻了個身，堅定立場拒絕，「謝謝，我目前只想兢兢業業地做一名合格稱職的妃嬪，既沒興致爭寵，也沒心思媚上，我只想長命百歲比飯票活得久，靠資歷熬成太妃，其他的不作考慮。」

系統 009 受不了她的擺爛態度，憋了憋，開始陰陽怪氣放大招，「宿主，妳爹是御史大夫，兩個哥

哥是侍御史和監察御史，一句話總結，妳溫家都是些猛人，專門幹彈劾百官得罪人的差事，他們現在已經膨脹得連天子放個屁都敢嘍囉了，妳猜天子為什麼要把溫家女納進宮？

「人家受不了溫家權大勢大管得寬，打算治一治。妳溫家非但不知收斂，反而還敢在天子的墳頭上蹦躑，照這趨勢，至多半年就會把九族掛到牆上。」

這番話果然引起了溫顏的注意。

聽到「把九族掛牆上」的刺激性言語，她一個鯉魚打挺坐起身，發出靈魂拷問，「我以前不想打工了就炒老闆魷魚，合著到了這兒，不想打工了還得被老闆抄家？」

系統 009：「孺子可教也。接下來我會向宿主詳細講解大梁朝抄家大禮包的各項套餐活動，我覺得妳很有必要提前瞭解一下。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媽的，新入職就整了個大的，還讓不讓人活了？

見她一副死了爹的表情，系統 009 無比欣慰，還不算無藥可救。

不過鹹魚也僅僅被刺激了那麼一瞬就開始動腦筋鑽空子了，「要不咱們打個商量？」

系統 009：「……」

溫顏道：「你能不能把我送回去，換其他人來？」

系統 009 冷漠回答道：「已經晚了。實不相瞞，目前跟妳調換的原身已經在現代替妳上任，我覺得她的悟性更高，出院後討得一筆工傷費，立馬辭職，把妳辛苦供的房子交給房仲賣，轉行做旅遊 KOL 開闢新事業去了。」

聽到這些，溫顏的表情有些裂。

系統 009 總結道：「溫家出猛人，我覺得她比妳更有發展前途。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一個古代小姑娘，居然適應得這麼快？

她的內心受到了巨大的衝擊。

可是這麼多年的捲生捲死，真的令她感到生理厭倦。

鹹魚再次躺平。

就算要抄家也得等到半年後，溫顏躺得心安理得。

系統 009 徹底無語，看來得威逼利誘才行。

目前大梁天子的後宮沒幾個妃嬪，自許皇后被廢身亡，中宮懸空，除了溫顏外只有李賢妃和鄭惠妃。

許太后圖清淨，極少見妃嬪們，只需初一和十五去請安問好便可。

這些日子溫顏藉著養病足不出戶，睡到日上三竿才起，哪曉得剛起床洗漱，忽聽宮婢來報說溫御史前來探病。

也就是她的便宜爹。

溫顏不免有點小緊張，她畢竟是個贗品。

陪嫁侍女采青高興不已，歡喜道：「溫御史進宮來探望娘娘，奴婢替娘娘梳妝，定要打扮得精神點，省得他們擔心。」

溫顏回過神，後宮屬天子內宅，侍衛外男不得隨意入內，溫御史能來探訪，可見大梁天子對溫家的恩寵。

可是那份恩寵卻令溫顏心頭發慌。

想起系統 009 曾同她說過的話，她並不想被掛到牆上。

在宮婢替她梳妝時溫顏開動腦筋，覺得很有必要敲打這個爹，溫家若再不知收斂，恐大禍臨頭矣。

這會兒御史大夫溫宗榮在偏殿裡候著，一同前來的還有黃文勝。

早上面聖後溫宗榮猶豫了許久才壯著膽子向天子提出探病的請求，虧得天子體恤，全了他這顆舐犢情深的心，允了他所求，命黃文勝陪同。

程嬾嬾過來奉茶，溫宗榮試探問了一句。

程嬾嬾答道：「溫御史且寬心，娘娘已大好，只是有些體虛，多靜養些時日就無礙了。」

溫宗榮這才放心不少，回去了也能跟夫人柳氏交代。

稍後婢女前來請人去正殿，溫宗榮起身過去。

溫顏一襲杏色衣袍，梳著婦人髮髻，妝容濃重，掩蓋了大病初癒後的孱弱，她端坐在珠簾後，好似一尊雕像。

溫宗榮行跪拜禮。

剛才黃文勝在偏殿門口候著，這會兒來到了正殿門口，沒有退下的意思，可見是不打算讓父女說悄悄話。

溫宗榮隔著珠簾關切地問了幾句。

溫顏不動聲色瞥了一眼黃文勝，謹慎回答道：「女兒身子已經康健，父親無須擔憂。」頓了頓，「不知母親和祖母可安好？」

溫宗榮道：「家中一切安好。」

溫顏眼珠轉動，有天子的人在場，不便通氣，要如何才能警醒溫御史呢？她的腦袋瓜子轉得飛快，動了小心思，忽地輕輕歎了口氣。

溫宗榮好奇問道：「娘娘何故歎氣？」

溫顏心中斟酌用詞，說道：「女兒前些日高熱不退，那陣子曾作過一個夢，女兒夢見了太爺爺。」

聽到這話，溫宗榮不由得愣住，連門口的黃文勝都豎起了耳朵。

溫顏拿帕子掩嘴輕咳一聲，繼續瞎編，說她在夢中恍然看到了一個鬚髮盡白的老者，那老者連連催促她回去，還說那老者為救她脫離病魔，在下頭跑斷了腿，用盡人脈錢財操碎了心，以及讓後輩們多多注意身子別給他添麻煩，還讓他們燒些紙去，他缺錢缺得厲害云云。

這些話聽著委實匪夷所思，但溫顏說得非常嚴肅且認真。

溫宗榮沒細想其中的奧妙，只覺怪誕。

黃文勝一時也沒悟出名堂來，還真以為是一場夢。

之後父女倆又說了幾句家常，溫宗榮才放心離去了。

黃文勝同他一道折返。

兩人出了長春宮，溫宗榮穿過長長的紅牆甬道，在快要走出後宮區域時，猛地頓住身形。

他鬼使神差地往身後看了一眼，後知後覺意識到了什麼，只覺頭皮發麻。

黃文勝見他頓身，好奇問：「溫御史怎麼了？」

溫宗榮回過神，「沒什麼。」

兩人繼續前行。

天氣明明不熱，溫宗榮的後背卻驚悚地出了一層白毛汗。

把人送到崇南門後，黃文勝與他分頭而行，回去跟天子覆命。

## 第二章 大梁天子發家史

乾政殿裡的周瑾行忙裡偷閒，盤腿坐在榻上獨自研究一盤棋局。

少許陽光穿透窗櫺灑落進殿，在地上留下倒影。

榻上的男人一襲華貴紫衣，頭戴玉冠，腰束玉帶，手肘撐在矮几上，骨節分明的二指夾著象牙白子凝視棋盤上的對峙，舉棋不定。

黃文勝回來。

周瑾行聽到外頭的響動，頭也不抬道：「走了？」

黃文勝上前回話，「溫御史已經出宮了。」

周瑾行斜睨他道：「父女倆都說了些什麼？」

黃文勝當即把聽到的那些話複述了一遍。

周瑾行聽過後，冷不防地嗤笑一聲，眼裡盡是嘲弄。

黃文勝不太明白他為何發笑，好奇道：「陛下為何發笑？」

周瑾行露出看草包的表情，「你仔細想想。」

黃文勝：「……」

周瑾行不再理會他，自顧研究棋局。

黃文勝則一頭霧水，他又把方才在長春宮裡的情形細細回憶了一遍，卻始終琢磨不出個名堂來。

默默地退到門口候著，黃文勝偷偷地瞥了一眼坐在棋局旁的男人，那人半張臉隱藏在陰影裡，叫人看不出真切。

長春宮那邊的溫顏打算去壽安宮拜見許太后。

在她養病期間許太后也曾差人來瞧過兩回，如今身子大好也該去露個臉，省得叫人詬病她不懂事。雖說溫顏不想做系統任務，但鹹魚也是有追求的，如果她要熬死大梁天子靠資歷混成太妃，宮裡上下禮數總得周全才行。

卻不料這一過去就撞見了周瑾行，當時母子二人在偏殿裡，氣氛有些不對勁。

溫顏由嬪嬪引著進殿拜見兩位大佛。

許太后一身素服，約莫五十多的樣子，見她來了，一改方才的晦氣，銀盤臉上鋪滿了菩薩般的慈悲。

許太后顯然很喜歡這個才及笄的小丫頭，命人在身邊看座。

溫顏乖巧地坐到她身邊。

許太后和顏悅色拉過她的手，輕拍道：「病了這些日，淑妃身子可大好？」

溫顏露出標準的職業笑容，回道：「這些日妾得太后照拂，已痊癒得差不多了。」

許太后滿意地點頭，意味深長道：「後宮已經有十餘年未添新人，妳身子痊癒，也可侍寢，替七郎開枝散葉。」

溫顏面色一僵，她過來請安，可不是來爬床的！

對面端起茶盞的周瑾行冷冷地睇了她一眼。

作為職場上的老油條，溫顏敏銳地意識到老闆釋放的信號不對勁。

空降軍難啊！

她雖然得了原身的身體，可是沒有複製原身的記憶，對目前宮裡頭的局勢知道得並不多。

第六感告訴她好像誤入了兩尊大佛之間的暗潮洶湧裡，也就是她來的時機不對！

求生慾促使她在腦中緊急呼喚系統 009，要求對話。

那廝隔了許久才姍姍來遲。

「請問宿主是不是想明白了綁定我做任務？」

溫顏在腦子裡罵了句娘，問道：「我怎麼瞧著這對母子不大對勁？」

系統 009 無辜解釋道：「他們不是親生的。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

系統 009：「他倆的關係也不太好。」

溫顏忙問道：「怎麼個不好法？」

系統 009 沉默了一陣，「我這麼跟妳說吧，許太后的娘家全被大梁天子殺光了。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

系統 009：「也就是之前我跟妳說的把九族都掛牆上那種。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得知這些資訊差，她的三觀受到了巨大的衝擊，徹底慌了神。

「媽的，把人娘家九族掛牆上，也太殘暴了吧！」

「這麼兇殘的男人，誰他媽腦殘敢來自薦枕席開枝散葉啊！」

「狗皇帝要是早死了，會不會把我拉去殉葬？」

驚恐女聲跟潮水一樣呱噪地鑽進耳中，刺得周瑾行腦仁疼。

不過坐在椅子上的大梁天子明顯比第一次聽到對方心聲時淡定許多。

默默垂首抵手中的茶，周瑾行心中卻忍不住腹誹——

呵，狗皇帝？

朕風評被害！

他雖然手腕鐵血了點，滅了許家全族，卻也不至於殘暴吧，那黃毛丫頭自個跑來找存在感，不就是想爬床嗎？

周瑾行心中不屑。想來睡朕，門兒都沒有！

可是看到那慾包明明害怕得要死還故作鎮定，他無端生出幾分惡趣味，索性給她拋出送命題，「淑妃身子大好，是可以侍寢了。」

溫顏心中大驚。

不苟言笑的男人破天荒地露出溫和的笑容，棺材臉緩緩舒展開，好似冰雪融化了的春天，眉目裡皆是醉人風情。

溫顏的心態徹底崩了。

「媽的，老闆你良心不會痛嗎？」

「我連毛都沒長齊，毛都沒長齊啊！」

這些近乎咆哮的心聲落到周瑾行耳裡，痛快至極。

讓妳耍小聰明把黃文勝當草包給溫御史傳信！

讓妳顛顛兒跑過來找存在感想爬床！

看朕不治妳！

大梁天子並不想去追究為什麼他能聽到溫淑妃的心聲，也不想去琢磨她有幾顆腦袋夠砍，他只覺得

這種匪夷所思的讀心術充滿著冒險的刺激。

雖然有些話他聽不大懂，雖然有時候會被她的心聲氣得半死，但趣味十足。再加之他本就有心利用溫淑妃敲打溫家，對方又不知他能窺探她心中所想，這非常符合帝王心術掌控全場的習性。

對方憋了又憋的欲言又止令周瑾行徹底爽到了，心情舒坦，賞給她的笑也非常大方。

他似乎知道自己生得俊，一改方才的惡意，抿嘴笑起來的樣子內斂又含蓄，眼睛裡含著光，溫煦得醉人。

笑意是真，悶騷得五顏六色也是真，溫顏的心情卻好似見了鬼。

對方笑得越鬆弛，她就越恐懼，畢竟這個男人曾把許太后娘家殺光，一個都不留的那種！

溫顏手心裡有些潮，覺得很有必要去弄清楚大梁天子的人生履歷才能避免再次踩坑。

一旁的許太后極少見皇帝對女人笑。

目前中宮已經懸空十餘年，天子不近女色滿朝文武皆知，如今忽然腦子發熱把溫家女納入後宮，揣著什麼名堂？

許太后是一點都不信周瑾行對溫淑妃一見鍾情的，畢竟那人的涼薄心腸無人能及。

所幸周瑾行並未在這裡逗留得太久，吃盞茶便走了。

溫顏暗暗鬆了口氣，現在弄清楚母子倆的關係後，她再也不敢輕易來壽安宮。

這不，一回去溫顏就迫不及待把系統 009 招呼出來，追問大梁天子的個人發家史。

系統 009 倒也沒有為難她，麻溜地把周瑾行的帝王履歷給調了出來。

那簡直叫一個五彩斑斕！

大梁天子的幼年過得如履薄冰，生母是不起眼的宮女，上頭有六位兄長，皇位原是輪不到他撿便宜的。

先帝還在時奪嫡之爭非常嚴峻，皇子們你爭我奪，鬥得死去活來。

許太后作為宮鬥冠軍高手，在這場腥風血雨裡脫穎而出，遺憾的是唯一的兒子也在內鬥中喪生。

沒有子嗣傍身，許太后秉承幼弱容易拿捏的態度，硬是把七歲的周瑾行扶持到了皇位上，成為大梁天子。

周瑾行是幸運的，同時又是不幸的。

許太后不顧群臣反對開啟垂簾聽政，大力扶持外戚掌權，短短數年，皇權旁落，幾乎盡數掌握在許家人手中。

周瑾行作為傀儡皇帝，那小日子過得非常酸爽，也正是因為這種嚴苛的生存環境，從而造就出忍耐力非凡的鐵血帝王。

在他十四歲那年，許太后為了鞏固許家權勢，把大天子三歲的侄女嫁進宮中，也就是許皇后。

許皇后性情驕縱跋扈，令周瑾行生厭，兩人成婚三月都不曾圓房。

許皇后不甘受辱，同自家姑母哭訴，許太后被天子打臉，心生懊惱，便插手按頭逼圓房，命宮女太監們隔著屏風伺候。

這還不算，為了敲打天子，甚至還讓起居郎在一旁記錄。

如此荒唐之舉徹底把少年人的血性激起，隱忍七年的少年天子狂性大發。

據說當時周瑾行徹底瘋魔，裸著上身，穿著褲衩，光著腳丫子，披頭散髮持劍殺人，在場的七名宮女太監被天子斬殺，寢宮內血流成河，慘不忍睹。

負責記錄的起居郎被嚇尿了，連滾帶爬要走，周瑾行持劍把他逼回榻前，按頭讓他如實記錄天子與



許皇后圓房實情。

起居郎淚涕橫流，下筆直抖。

此事在宮中鬧得極大，算是母子二人第一次翻臉。

之後許太后為了平息這場鬧劇，做主納了兩名妃嬪進宮，也就是李賢妃和鄭惠妃。

從那個時候起許太后就意識到自己無法掌控大梁天子，生出廢黜心思，卻不料周瑾行先下手為強，聚百官和皇族宗親在中秋宮宴上發動政變，血洗許家外戚。

蟄伏數年的狼崽子亮出鋒利獠牙，從此開啟了他威震八方的龍傲天歷程。

許家被扣上謀反的罪名，九族盡誅，許太后被幽禁在後宮，許皇后則被打入冷宮。

李賢妃和鄭惠妃在那場腥風血雨中僥倖存活。

許家倒臺後朝綱重振，周瑾行任人唯賢，大力提拔青年才俊。

那兩年曾被許家打壓的士子們如同雨後春筍，紛紛冒出頭來，填補了許家倒臺後留下的空缺。

朝綱肅整後，周瑾行為鞏固皇權進行削藩，他用人極其大膽，任用屠禮洪和李長旺等人施巧計撲殺汝南王等，大獲全勝。

永平十二年，周瑾行又御駕親征，東征西討擊退女真人，陸續收服十六州，結束了歷年上貢求和的恥辱。

從此大梁彷彿開了外掛，正式步入興盛開端。

大梁天子行事雷厲風行，信奉不服就幹的至理名言，對外，看不順眼就打；對內，看不順眼就殺。

鐵血手腕造就出君主威儀，皇權牢牢掌握在帝王手中，再無先前的混亂軟弱。

縱觀登基後的這十九年裡，從曾經的如履薄冰到後來的虎嘯龍吟，無不彰顯出帝王的非凡胸襟與高瞻遠矚。

賞識青年才俊，給他們提供舞臺一展宏圖大願，任用鐵匠李長旺，豆腐郎屠禮洪，南征北戰，立下豐功偉績。

屏棄世家壟斷，對科舉制進行大刀闊斧改革，給天下士子撕開一條通天大道；重軍功，把八十歲的退休老將挖出來改革兵制，從而吸入更多人參軍掙功名；扶持溫家監察百官，甚至連天子偷懶都會被彈劾不夠勤政……

從掌權到冉冉升起，也不過僅僅十餘年。

作為職業人，溫顏還是挺佩服他的。

不過事業狂魔有著致命缺陷——不舉。

據說有一年周瑾行御駕親征受重傷，滿朝文武惶惶，當時他也不過二十二歲，膝下並無子嗣。

後來在朝臣的極力進言下周瑾行從宗族手裡過繼一位子嗣立為太子，承他的大統，如今那位太子已經十歲，養在鄭惠妃手裡。

解決了子嗣問題，百官不再擔心宮中後繼無人。

不過朝廷裡還有不少傳聞，說大梁天子御駕親征受傷是因為傷到了重要部位，這才不近女色，簡稱老寡王。

溫顏的注意力從方才的事業線踩偏轉移到了吃瓜八卦上。

一個二十六歲又不行的男人，心理肯定扭曲變態，溫顏忍不住腦補大梁天子無能又狂怒的情形。

系統 009 雞賊的從中窺到了吸引她做任務的動力，蠱惑道：「宿主，反正都不能回去了，咱總不能白來這趟，是不是？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

系統 009：「我跟妳講，男人最寶貴的禮物就是他的貞操。大梁天子文治武功，有八塊腹肌，妥妥的高富帥，更重要的是他乾乾淨淨，沒被女人睡過，我覺得宿主很有必要去嘗嘗鮮，體驗一下。」

「做人嘛，最重要的是開心，吃他睡他，白吃白嫖，就算有朝一日被掛到牆上，咱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。」

它劈里啪啦說了一長串。

溫顏抓關鍵字道：「大梁天子好像不舉。」

系統 009：「瞎說，只是對女人有心理陰影。」

溫顏才不信。

系統 009 客觀分析，「妳想啊，大梁天子從小見慣宮鬥，心理肯定有點扭曲，就算是許太后扶持他，也不過是把他當成傀儡，他對女人的戒備心是非常強，再加之許太后按頭讓他跟許皇后圓房，被扒光了集體圍觀記錄，妳覺得他還能正常嗎？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

系統 009：「所以宿主只管放心，我推給妳的絕對是最好的帝王蟹。」

溫顏不為所動。

無恥小人，居然想拿男色來引誘她就犯，天真！

她可一點都不傻，身為後宮女人，拿的劇本無非就是老三樣，要麼爭寵求榮華鬥得死去活來，要麼為愛虐身又虐心抑鬱而終，要麼就是失去一切坐上高位孤家寡人，每一樣都累心。

溫顏不想求榮華，淑妃這個品階已經夠高了，只要娘家能苟住，她就能平安養老。

至於在後宮跟皇帝談戀愛找真愛？

拉倒吧你！戀愛腦見一個打死一個，她腎氣不足，沒那個精力去上演纏綿悱惻。

至於爬到高位的選項，以大梁天子的職業履歷，想從他手裡算計成功，只怕比登天還難。

每一道選項都是送命題，溫顏沒有任何興致去浪費生命。

不過她到底低估了系統 009 的魅力，那傢伙為了哄她綁定做任務，拿出了絕殺。

「宿主，作為新世紀的職業女性，妳雖然被扔到了落後的封建制裡，但我們拿的絕不是現實向劇本。」

聽到這話，溫顏挑眉，問：「那我手裡拿的是什麼劇本？」

系統 009：「爽文劇本。」

溫顏沉默。

系統 009：「作為新時代新女性，我們挑的男人不僅要帥，要有八塊腹肌，還得要有貞操。」

溫顏學它的語氣不客氣反駁，「作為新時代的職業女性，我並沒有興趣去搞宮鬥搞爭寵。」

系統 009：「宿主，妳格局小了。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

系統 009 豪情壯志道：「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是朝堂百官，是整個大梁天下！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

不知道為什麼，她覺得系統 009 有點中二。

那傢伙徹底熱血了，口出狂言道：「我們的征途是攤丁入畝！是教育改制！是王田公有！是職業女性的崛起！」

溫顏：「……」媽的！玩這麼大，是嫌她把九族掛牆上的速度還不夠快？

### 第三章 頂級綠茶與戲精大師

系統 009 的中二言語徹底把溫顏震住了。

起初她以為自己拿的是宮鬥升職劇本，哪曉得拿的是抄家大禮包！

溫顏一時挺無語，「009，你是不是嫌我命太長了？」

系統 009 沒有吭聲。

溫顏冷靜理智道：「當初許太后外戚干政，結果被誅九族，現在你慫恿我做任務從後宮走到朝堂，是讓我複製許太后的路，其心可誅。」

系統 009 沉默了片刻，老實道：「可是宿主，按照原劇情，溫家至多半年就會遭遇滅頂之災，我很有必要提醒妳，這是既定劇情，妳是無法更改的。如果妳還想繼續躺平，也僅僅只有半年光陰可造，如果妳選擇做任務積攢能量扭轉乾坤，那就有無限可能。」

溫顏皺了皺眉，「既定的滅族劇情？」

系統 009：「對，原始劇情。」

溫顏沉默了。

系統 009 苦口婆心，「綁定我做任務可以扭轉局勢。」

溫顏輕輕摩挲袖口，之前一直抗拒做任務，現在得知自己只有半年好日子過，心裡頭多少不痛快，她試探問：「有些什麼任務？」

見她鬆口，系統 009 歡喜不已，忙做介紹，「我們是 HR 人才選拔系統，妳目前是新人，只能從初級任務做起。」

溫顏問：「比如？」

系統 009：「初級任務設置在後宮範圍，妳充當的是伯樂，任務對象是千里馬，一旦妳與我綁定，系統就會主動替妳篩選千里馬。」

「這些千里馬有的深陷囹圄，有的命懸一線，有的懷才不遇，妳的任務是充當貴人角色把他們扶持出來，從他們身上積攢能量值，當能量積攢到一定值時，原始劇情就會發生共振，從而被更改，妳的命運也會產生變動。」

充當伯樂的角色，溫顏還是挺有興趣的，不過這畢竟是大梁天子的後宮，且又是等級森嚴的封建制背景，局限性不言而喻。

溫顏心中一番權衡，又問道：「中級任務呢？」

系統 009 解答，「中級任務的範圍擴展到了御前，高級任務則是朝堂。宿主等級升得越高，解鎖的任務影響力就越大。」

溫顏接話，「死得也更快。」

系統 009 憋了憋，「反正來都來了，遲早都是死，不如盡情地嗨？」

溫顏無語地翻了個白眼。

它確實說得不錯，既然已經來了，躺又沒法躺，那索性把腦袋別到褲腰上嗨一場，反正離死期還有半年，要嗨就嗨成顯眼包，可勁兒造！

於是溫顏接受與系統綁定，正式開啟任務混日子。

得到她的准允後，系統 009 進行綁定更新。

溫顏在腦內看到了自己的控制臺，身份是新人，能量值為零，輔助者 009，顯示出來的資訊並不多。

系統 009 問她要不要開啟任務選項，溫顏嘗試開啟。

面板上出現第一道選項，主題是：扒大梁天子褲衩。

溫顏沒好氣問：「你是認真的？」

系統 009 忙道：「還有第二道選項。」

第二道選項總算正經了，主題是：女孩拯救女孩。

溫顏果斷選擇第二項。

冰冷的電子音提示她是否運行任務，溫顏選擇確認，腦內的控制臺忽然消失不見。

系統 009 道：「三日後拯救對象會出現在永福宮。」

永福宮是鄭惠妃居住的地方，目前後宮大小事務是她在打理，太子也養在她手中。

敏銳的職場嗅覺告訴溫顏，鄭惠妃極有可能是後宮大贏家，只要她能把太子牢牢抓在手裡，往後的升職之路應是非常順遂平坦的。

三日後溫顏按系統 009 的提醒，乘坐步輦前往永福宮拜見鄭惠妃。

她過來時大梁天子正在偏殿考校太子功課。

十歲的小太子搖頭晃腦背誦《孟子》，鄭惠妃則在一旁笑盈盈看著父子，目光溫柔。

周瑾行一襲鴉青圓領衣袍，素來不苟言笑，但在太子跟前大多數都比較鬆弛。

他自己小時候淋過雨，知道那種害怕忌憚的滋味，故而對這個從宗族裡抱養來的孩子給予的皆是寬容。

有時候太子想不起來了，他會出言提醒，態度沒有絲毫不耐，畢竟對於十歲的孩子來說，他還有很多成長機會。

不一會兒秦嬪嬪前來，不便打擾父子，只小聲同鄭惠妃耳語說溫淑妃來訪。

鄭惠妃做了個手勢，秦嬪嬪不動聲色退了下去。

周瑾行瞥了兩人一眼，並未詢問。

鄭惠妃生得溫婉，鵝蛋臉上有一雙好看的杏眼，身段窈窕，穿得極其素雅。

她跟周瑾行同歲，因其品行端方，行事穩重，頗有賢妻良母風範，得以掌管後宮，教養太子。

後宮十餘年未添新人，溫淑妃的出現不免讓人覺得微妙。

鄭惠妃壓下心裡頭的揣測，用餘光偷偷瞄周瑾行，待太子背誦完一小段時，她適時插話道：「溫淑妃來訪，陛下可要見見？」

周瑾行毫不猶豫拒絕了。

他平時極少來後宮，上回去壽安宮那丫頭來找存在感，今兒來永福宮她又撞上來了，安的是什麼心思不言而喻，周瑾行很是不屑。

他這般態度令鄭惠妃心下舒坦不少，行福身禮去了正殿。

外頭的溫顏由采青攙著進永福宮，一踏進去兩人便瞧見牆角跟下站著一名宮婢，那宮婢弓著腰，雙手扳住兩腳，膝蓋不可彎曲，頂著日頭大汗淋漓。

溫顏心下好奇，隨口問了一嘴。

永福宮裡的內侍解釋說：「此人原本是掖庭裡的罪奴，前些日把永福宮的宮女桃紅醫治身亡，在領罰呢。」

溫顏「哦」了一聲，沒再多問，就在這時，那名受罰宮婢身上忽地跳出一條信息——  
竇春生，女性，三十八歲，掖庭罪奴。

生命倒數計時：二十四小時。

溫顏心中了然，她應該就是任務對象了。

主僕進入正殿，鄭惠妃端坐在椅子上，兩人都是同一品階，雙方相互問候行禮。

落坐後伺候的宮女前來奉茶。

溫顏主動送上明前茶，感謝病中得鄭惠妃的關照。

鄭惠妃輕言細語同她客套，對方娘家背景強勢，表面上的態度還是得做足。

溫顏隨口問起外頭看到的宮女。

鄭惠妃端起茶盞，淡淡道：「那是掖庭裡的罪奴，在宮裡私下診病，本就壞了規矩，我原體諒著底下人的不易，平日睜隻眼閉隻眼留些生路，沒想到前些日子鬧出人命來，那罪奴是留不得了。」

溫顏道：「姊姊管理後宮，出了這樣的事自是該罰的。」

鄭惠妃不想提這事，岔開話題嘮了些家常。

溫顏無法從她嘴裡獲得更多的資訊，也只得作罷，她本就是奔著任務來的，如今得知大概情形，也沒什麼心思再逗留下去。

鄭惠妃原本等著她開口試探，哪曉得對方竟然準備打道回府了。

大梁天子就在偏殿，大家都是小老婆，斷不能落下善妒的名聲。

鄭惠妃心思細，行事也圓滑，主動說道：「這會兒陛下在偏殿考校太子功課，淑妃妹妹既然來了，可要去請安？」

溫顏愣了愣，心中忍不住腹誹——

「上回在壽安宮被狗皇帝誤以為我想爬床，這回又在這兒撞上了。」

「誰有興致睡老男人啊，他又不行，我去請什麼安？」

這些腹誹猝不及防鑽進周瑾行的耳朵裡，他緊繃著面皮，臉上不知是什麼表情。

正殿裡的溫顏非常識趣，同鄭惠妃擺手道：「陛下考校太子功課，我就不去叨擾了。」

說罷起身行禮告退。

鄭惠妃也未多說什麼，不料溫顏走到門口時，小太子忽然從偏殿過來，朝她道：「淑妃娘娘，父皇喚您。」

溫顏不由得愣住。

她身後的鄭惠妃露出奇怪的表情。

瞅著小太子，溫顏狐疑問：「殿下可知陛下喚我做什麼？」

小太子搖頭。

溫顏憋著不耐，慫慫地去了偏殿，走到門口時不禁再次胡思亂想——

「狗皇帝莫不是要叫我侍寢？」

「說好的不近女色呢？」

「我連毛都沒長齊，他莫不是打算自薦枕席想來睡我？」

偏殿裡的周瑾行聽到這些粗俗言語，不屑地翻了個白眼。

不一會兒溫顏進殿拜見，像鵝鵝一樣低眉順眼。

周瑾行盯著她看了許久，試圖再聽聽她的腹誹，結果什麼都沒有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頭頂上的大佛才開了金口，「淑妃來永福宮做什麼？」

溫顏忙回道：「妾病中那些時日憋壞了，隨處走走。」

「我去哪裡關你屁事！」

「渣男，你小老婆這會兒在外頭盯著呢，把我叫進來，她指不定怎麼腦補我這個狐狸精勾引你，缺德！」

這番腹誹聽得周瑾行嗤之以鼻。

倒是個人精，溫家父子若有她那點眼力見兒，何至於需要敲打？

然而令大梁天子震驚的是溫淑妃不僅是人精，還是個戲精！

他就喚她進來問了兩句，也沒訓她，結果人家出去時眼眶紅紅的，一副委屈壞了的樣子。

外頭的鄭惠妃見此情形，忙上前問：「淑妃妹妹怎麼了？」

溫顏沒有作答，只故意拿小手帕拭眼角，留給她遐想的空間。

這不，鄭惠妃進殿後關切問道：「陛下是不是把淑妃妹妹說了？她出去時紅著眼，都要哭了。」

周瑾行：「……」

鄭惠妃溫溫柔柔道：「淑妃妹妹才進宮，又年幼，若有不周到的地方，陛下多包容著些也無妨。」

如此茶言茶語，令周瑾行欲言又止。

一個頂級綠茶，一個戲精大師，他忽然有點同情自己這個鋼鐵背鍋俠。

朕風評被害！

溫顏離開永福宮後一改先前的委屈巴巴，滿腦子都是那宮婢頭頂上的生命倒數計時。

從鄭惠妃口中得知她犯了人命官司，且又是掖庭罪奴，多半在劫難逃。

二十四小時，她僅僅只有一天的時間去改寫被拯救者的命運！

溫顏皺著眉頭在腦中召喚系統 009，試圖從它那裡套出些資訊。

遺憾的是系統 009 裝死，看來只有靠自己去摸索找線索了。

回到長春宮，溫顏問起在身邊伺候的程嬪嬪。

她年長些，又是宮裡頭的老人，聽到寶春生的名字，略微沉吟片刻，方道：「此人老奴倒聽說過。」

溫顏頗覺詫異，把先前在永福宮裡看到的情形同她說了說。

程嬪嬪聽過後有些遺憾道：「出了人命官司，寶氏只怕是保不住的。」

當即把自己瞭解到的情形同溫顏講了。

那寶春生在掖庭還小有名氣，皆因她會醫術，擅婦科。

永平八年，寶侍郎一族因許氏謀反受到牽連，獲罪抄家，男丁流放，女眷盡數沒入掖庭為奴。

所謂掖庭就是女子監獄，但凡在宮裡頭犯了事，或官員犯罪被抄家的女眷，要麼淪為官妓，要麼沒入掖庭為婢，這些罪奴有宮女，有犯罪官眷，也有妃嬪。

沒入掖庭的女性會在這裡做女工勞作，它只起拘役作用，並不會體罰。

從曾經的四品官家千金墜入泥淖，寶春生的母親沒經受得住掖庭折磨，很早就離世，寶家父子則在流徙中不幸喪生，反倒是掖庭裡的寶春生和寶春荷努力苟活下來。

寶母擅長婦科，寶春生自小學得真傳，醉心於婦人隱疾，但藥婆的名聲並不好，在這個封建背景時代，女性想要出頭尤為艱難。

竇春生作為官家千金，明明腳下是一條星光大道，她卻挑了一條最艱難的路走，出嫁後因與夫家不睦，沒過幾年就和離回了娘家。

竇父不忍長女受苦，任由她在家中鑽營醫學，哪曉得她運氣不好，竇家遭遇滅頂之災。

入了掖庭後竇春生的一技之長得以幫她度過難關，因著掖庭裡拘役的都是女性，但凡她們有個頭疼腦熱的總會私底下找她看診，時長日久，竇春生成為這群底層人的救命稻草，甚至六宮的宮女也會在私底下偷偷尋她救治，包括內侍公公，大家都通情達理心照不宣。

聽了程嬾嬾的講述後溫顏心中有了底。

現在竇春生在鄭惠妃手裡，她醫死了人，且又是永福宮的宮女，鄭惠妃有掌管六宮的權利，竇春生能不能活全憑永福宮一句話。

溫顏思來想去，先派人去探聽那邊的口風再做打算。

直到夜幕降臨時內侍小安子才回來彙報從永福宮探聽來的消息。

當時采青送來補氣血的參湯，溫顏伸手接過。

小安子朝她行了一禮，說道：「回稟淑妃娘娘，奴才打聽過了，這會兒竇娘子已經被遣回了掖庭局。聽說是惠妃娘娘寬宏大量，只罰了竇娘子板箠便沒再追究，至於竇娘子能不能躲過此劫，聽那邊的口氣還得看掖庭局的意思。」

溫顏小小地抿了一口參湯，揣測道：「你是說永福宮不打算插手管了？」

小安子謹慎回答，「惠妃娘娘素來仁善，宮裡頭都知道，她只罰了竇娘子板箠，沒有直接杖殺，可見是留了體面的。」

溫顏垂眸睇參茶，沒再說話。

到底是六宮之主……竇春生私自看診用藥本就壞了規矩，如今背上人命官司，怎麼都是死路一條，偏偏鄭惠妃沒下死手杖斃，可見是不願意髒自己的手，引得底層人生怨，但竇春生的倒數計時也是真，多半會被掖庭局的人處死。

溫顏做了個退下的手勢，默默把參茶飲完。

采青見她心事重重，好奇問：「娘娘何故關心起掖庭罪奴來了？」

溫顏回過神，看著她道：「妳說竇娘子醫死了人，她圖的是什麼？」

采青愣住。

溫顏一字一句道：「在掖庭裡已經夠艱難了，她卻不忘初心，數年來治病救人，圖的是什麼？」

采青一時回答不出來。

溫顏忽然有些悟明白這個系統存在的意義了。

想起白日裡生命倒數計時的提醒，她若有所思地看向殿內明晃晃的燭火，決定先把人從掖庭局撈出來再說。

拿定主意後溫顏尋來程嬾嬾，同她說道：「嬾嬾且去一趟掖庭局。」

程嬾嬾心中詫異，困惑道：「娘娘是想？」

溫顏道：「就同他們說我宮裡的人病了，需請竇氏看診。」

此話一出把程嬾嬾嚇得不輕，忙道：「娘娘萬萬不可！這個時候斷不可沾染竇氏，恐惹一身髒水。」

旁邊的采青也被嚇得夠嗆，附和道：「是啊主子，您何故去找不痛快？」

溫顏沉默了一陣子，堅持道：「嬾嬾只管去請，我心中有數。」

程嬾嬾心急如焚，她年長，宮裡頭的事情看得多，勸說道：「白日裡竇氏在永福宮領了罰，連惠妃

娘娘都不想髒手，娘娘卻在這個節骨眼上招惹，怨老奴愚笨，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」

溫顏固執己見，「妳只管去請。」

見她態度堅持，程嬾嬾沒得辦法，只得硬著頭皮走了一趟掖庭局，陪同她去的還有內侍小安子。

小安子在前頭提著燈籠照亮腳下，心裡頭直犯嘀咕，困惑道：「白日裡娘娘命奴才探聽竇娘子，這會兒又要去請她來看診，奴才著實看不明白。」

程嬾嬾發愁道：「娘娘年紀輕，不知宮中局勢，咱們長春宮多半是要掀起事端來。」

聽到這話，小安子內心戚戚，他才十多歲呢，盼著能像黃文勝那樣爬到太監總管的位置，現下跟了這麼一位不靠譜的主子，前程委實堪憂。

兩人各懷心思，不再多說一語，悶著頭前往掖庭局提人。

這時各道宮門開始落鎖，禁止通行，但程嬾嬾是長春宮的掌事宮女，守門的內侍瞧見她，通融開角門放行。

Crescent